

蘇東坡漁樵閒話錄引

堯夫漁樵閒話，字字名理，東坡漁樵閒話，句句名喻。非理則不入，非喻則不啓。吾謂二書爲一經一緯。噫！理者其糟粕耶？喻者未嘗非筌蹄也。醉濃飽鮮，是在得其旨而已。是書前卷凡脫數則，俟博雅者續之。刻漁樵閒話錄。

萬歷壬寅孟秋朔日，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。

蘇東坡漁樵閒話錄 引

蘇東坡漁樵閒話錄

上篇

有客謂漁樵曰：「二老之談，於治世之鄙事，民間之俗務，可也。不然，則議論几席之間，有清風明月，可以噴啄，有素琴尊酒，可以娛樂；高談而遺累忘懷，陶然以適物外之情，可也。奈何其間往往輒語及朝政故事，非所謂漁樵之閒話者，吾所以不取焉。獨不聞莊叟曰：『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尊俎之間而代之。』所以各存其分也。予得無失其分者乎？」二老相顧而笑曰：「是客也，烏知吾閒話之端哉！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呂望釣於渭水之濱，世俗徒見其迹於耕釣之間，而不知之人心存乎先王之道。大率古者有道之士，雖不見用於時，而退處深山窮谷，亦未嘗暫忘聖人之道。今之所談，果有毫銖可補於見聞，亦足以發也。又且何間於野人之論哉！一客深然之而退。漁曰：一人之有禍福成敗，盛衰得失，窮達榮辱，興亡治亂，莫非命也。知之由命，則事雖毫銖之微，皆素定也。一遇之而理不可以苟免，勢不可以力回，豈非命歟？豈非素定歟？景雲初，有僧萬回者，善言人吉凶禍福，寓跡塵間，而出處言語，不循常而特異於人，自恐因此見疑於時，或佯狂以自晦也。然而人見之，莫非恭敬，亦不敢以狂而見忽。是時明皇爲臨淄郡王，因却左右而見之，萬回輒拊其背曰：『五十年太平天子，已後不可知之，願自重！』言訖佯狂而去。及明皇即位，開元天寶中，可謂太平矣。至祿山之亂，果五十年也。萬回之言，驗如符契。然至於翠華西幸，蒙塵萬里，登橋遠望，納熱充飢，而困亦甚矣。揮涕馬嵬，馳兩棧道，貽羞宗社，受恥宮闈，辱亦至矣。華清蕭索，南內荒涼，飾物可悲，嬪嬙零落，氣亦憊矣。此皆人生至困至苦至危至厄之事也。何爲萬回無一言以及之，抑知之而不言耶？如何？」樵曰：「非萬回之不知也。命之所有，分之所定，不可逃也。使當時言之，亦不足

爲戒也；雖誠，亦不能免也。天命之出，其可易乎？嗚呼！摩天下之權，擁天下之勢，賞罰號令，速於雷霆；一喜則軒冕塞路，一怒則伏尸千里。天下豈有貴勢之可敵哉？不幸一旦時違事變，艱戚萬端，大都興廢成敗，雖出乎天，係乎命，然亦必先有其兆，以成其事也。開元中，用姚元崇、宋璟，則天下四方熙熙然，豐富娛樂，無羨於華胥。天寶末，委國政於李林甫，此其所以召亂也。歸事權於楊國忠，此其所以召禍也。威衰得失，豈不有由而然也？「漁曰：『天寶末，明皇倦於萬機，思欲以天下之務決於大臣，而且將優游於宮掖之間，以自適也。無何，得李林甫，一以國政委之，自此姦謀詭論，交結以熾，而忠言讜議，不復進矣。日以放恣行樂爲事。一夕，因乘月登勤政樓，命梨園弟子進水調歌，其間偶有歌曰：『富貴榮華能幾時，山川滿目淚沾衣；不見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飛。』是時明皇春秋已高，遇事多感，聞此歌，悽然出涕，不終曲而起。因問：『誰人作此歌？』對曰：『李嶠詩。』明皇歎曰：『李嶠真才子也。』及范陽兵起，鑾輿幸蜀，過劍門關，登白衛嶺，周覽山川之勝，遲久而不憚，乃思水調所歌之詞，而再舉之，又歎曰：『李嶠真才子也。』感慨不已，扶高力士而下，不勝嗚咽。』樵曰：『天下之物，不能感人之心，而人心有感於物也；天下之事，不能移人之情，而人情有移於事也。李嶠之詩，本不爲明皇而作也，亦不知其詩他日可以感人之情如此也。蓋明皇爲情所觸，而自感於詩也。莊叟所謂山林歟，皐壤歟，使我忻忻然而樂歟？夫山林之茂，皐壤之盛，彼自茂盛爾，又何嘗自知其茂盛，而能邀人之樂乎？蓋人感於情，見其茂盛而樂之也。此謂無故之樂也。有無故之樂，必有無故之憂，故曰：『樂未畢也，而哀又繼之。』信哉是言也。』漁曰：『舊事有傳之於世，而人或喜得之，可以爲談笑之資者，時多尙之，以助燕閒之樂，然而歲月侵遠，語及同異，有若明皇嘗燕諸王於木蘭殿，貴妃醉起舞，霓裳羽衣曲，明皇大悅。霓裳羽衣曲，說者數端，逸史云：『羅公遠引明皇遊月宮，擲一竹枝於空中，爲大橋，色如金，行十數里，至一大城闕，羅曰：『此乃月宮也。』仙女數百，素衣飄然，舞於廣庭中。明皇問：『此何曲？』曰：『霓裳羽衣曲也。』明皇素曉音律，乃密記其聲，及歸，使伶人繼其聲，作霓裳羽衣曲，及鄭愚作

津陽門詩云：『蓬萊池上望秋月，萬里無雲懸清輝；上皇半夜月中去，三十六宮愁不歸。月中秘樂天半聞，玳瑁玉石和瓊荒；宸聰聽覽未終曲，却到人間迷是非。』釋云：『葉靜能嘗引上入月宮，時秋已深，上苦懷寒，不堪久，同至半天，尙聞天樂及歸，但記其半，遂於笛中寫之。』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，與其音相符，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，用敬述所進作腔，名霓裳羽衣曲。又劉禹錫詩云：『開元天子萬事足，惟惜當時光景促；三鄉陌上望仙山，歸作霓裳羽衣曲。』仙心從此在瑤池，三清入景相追隨；天上忽乘白雲去，世間空有秋鴈辭。』此下當有脫誤，樵曰：『不然，非欲天下之人皆愚也。當戰國之時，諸子紛然各持詭異之說，惑於當世，且欲游聞於諸侯，以張虛名，而求其用矣。故誕妄邪怪之說，充塞於道路，天下之人不識其是非可否，於是各安於習尙，以爲耳目之新，既非聖人道德之言，又非先王仁義之術，宜乎焚之。又恐其徒呼噪不已，以亂天下，於是坑之，有何不可？』

下篇

漁曰：『世常傳云：『欲人不知，莫若不爲。』以謂既爲之也，安得人之不知？夫至隱而密者，莫若中蓐之事，豈欲人之知耶？然而不能使人不知，以此知凡事而不循理者，雖毛髮之細，不可爲也。明皇舊置五王帳，長枕大被，與兄弟同處於其間，無何，妃子輒竊寧王玉笛吹之，始亦不彰，因張祐詩云：『梨花靜院無人處，閒把寧王玉笛吹。』妃因此忤明皇，不憚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鈺宅。妃子涕泣謂韜光曰：『託以下情，敷奏華罪，固當萬死，衣服之外，皆聖恩所賜，惟髮與膚生父母耳。今當即死，無以謝上。』乃引刀剪髮一結，付韜光以獻。自妃之一逝，皇情慄然，至是韜光取髮搭之肩上，以奏明皇，見之大驚惋，遂令高力士就召以歸。嗟乎道路之言，亦可畏也。使張祐不爲此詩，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？然張亦何從得此爲之說，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，莫若不爲，亦名言也。』樵曰：『床簀之事，至隱密也，尙且暴揚於外，而況明目張口，公然爲不道之事，宜何如哉？隱衷潛慮，傾人審』

物，而謂人不知，誠自欺也；人其可欺乎？世有爲是者，不可不戒！漁曰：「明皇以八月誕降，醮會於勤政樓下，命之曰：『千秋節』。一大合樂，設連榻，使馬舞於其上，馬皆衣紈綺，被鈴鐸，驤首奮鬣，舉跋翹尾，變態動容，皆中節奏，故養之頗甚優厚。末年祿山龍數優異，遂將數匹以歸，而背之後爲田承嗣所得，而承嗣殊不知其舞馬也。一日，大事士伍作樂，其馬於樞上，輒奮首舉足以舞，圍人惡之，舉足以擊其馬，尙謂不盡技之妙，愈更周旋宛轉，以極其態度。廝役以狀告承嗣，承嗣以爲妖而戮之。天下有舞馬，由此絕矣。」樵曰：「禍之與福，命也；遇與不遇，時也；命之與時，禍福會違者，幸不幸在其間也。是馬也，當明皇之時，衣紈綺，被鈴鐸，論其身之所享，可不謂之福乎？謂其見貴於時，可不謂之遇乎？不幸一旦失之於廝役之手，而筆楚遠苦其體，可謂不遇也！既而欲求免於筆楚，愈竭其能，而反爲不知己者戮之，可謂禍矣。莊叟又嘗稱禍福相倚伏，誠哉是言也。嗚呼！馬之遇時，則受其福；及夫不爲人之所知，則身被其禍。士之處世，豈不然哉？仲於知已，屈於不知已，遇與不遇，乃時命也。」漁曰：「張君房好誌怪異，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，因病而化爲虎也。忠既病久，而其子市藥歸，乃省其父忠，視其子，朵頤而涎出，子訝而視父，乃虎也，急走而出，與母弟返閉其室，旋聞嗥吼之聲，穴壁而窺之，乃真虎也。悲哉！忠受氣爲人，俄然化之爲獸，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。觀其涎流於舌，欲啖其子，豈人之所爲乎？得非忠也久畜慘毒狠暴之心，而然耶？內積貪吝吞噬之志，而然耶？素有傷生害物之蕙，而然耶？居常恃凶恃恣，殘忍發於所觸，而然耶？周旋宛轉，思之不得。」樵曰：「有旨哉！釋氏有陰陽報應之說，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。若已向所述之事，遂失人身而托質於虎，是釋氏之論勝矣。子知之乎？昂昂然擅威福，恣暴亂，毒流於人之骨髓，而禍延於人之宗族者，此形雖未化，而心已虎矣。傾人於溝壑，以徇己之私意，非虎哉？刺人之膏血，以充無名之淫費，非虎哉？使人父子兄弟夫妻男女，不能相保，而骸骨狼藉於郊野，非虎哉？吾故曰：『形雖未化，而心已虎矣。』於戲！以仁恩育物，豈欲爲是哉？然而不能使爲之者，自絕於世，又何足怪也。」漁曰：「唐末有宜春人 王穀者，以歌詩擅名於時，嘗作玉樹曲，略云：

「暮月夜，瓊樓春，連舌冷冷詞調新；當時狎客盡風祿，直諫犯顏無一人。歌未闋，晉王劍上粘腥，血君臣猶在醉鄉中，一面已無陳日月。」此詞大播於人口。穀未第時，嘗於市廛中，忽見有同人，被無賴輩毆擊，穀前救之，揚聲曰：「莫無禮，識吾否？吾便解道。」君臣獨在醉鄉中，一面已無陳日月者。無賴輩聞之，歛取慚謝而退。噫！無賴者，乃小人也，能爲此等事，亦可重也。方其倚力恃勢，勃然以發凶暴之氣，將行毆擊，視其死且無悔矣；及一聞名人，則慚謝之色形於外，斯亦難矣。有改悔之取，向善之心，安得不謂之君子哉！樵曰：「此亦一端也。古今當於詞筆者，不爲不多矣；然或終身憔悴而不遇，士大夫雖聞之，亦未嘗出一言以稱之；况有服膺樂善之心哉！以此知其無賴者，迹雖小人，而其心有愈於君子之所存也。又豈知迹雖君子，而其心不有愈於小人之所存哉！」漁曰：「裴硯傳奇，嘗記一事甚怪者，云有『唐魏博』大將聶鋒，有女方十歲，名隱娘，忽一日，爲乞丐尼竊去，父母不知其所向，但日夜悲泣嘆思而已。後五年，尼郭送隱娘還，告鋒曰：『教已成矣，却領取。』尼亦遂亡矣。父母且驚且喜，乃詢其所學之事。隱娘云：『攜我至一岩洞中，與我藥一粒，服之，便令持一寶劍，教之以習擊刺之法。一年後，刺猿猱如飛，刺虎豹如無物。三年，漸能飛騰，以刺鷹隼。四年，率我於都市中，每指其人，則必數其過惡曰：『爲我取其首來！』某應聲而首已至矣。自此日往都市中，刺人之首，置於大囊中而歸，即時以藥消之爲水。後五年，忽曰：『大僚某人者，罪已貫盈，欺君罔民，殘賊忠良，爲國之害，故已甚矣。今夜爲我取其首來。』隱娘承命而往，伏於大僚居室之梁上，移時，方持其首至。尼大怒曰：『何太晚如是？』隱娘再拜云：『爲見前人戲弄一兒，可愛，未欲下手。』尼叱之曰：『已後遇此輩，先斷其所愛，然後決之。』隱娘拜謝。尼曰：『汝術已成，可歸。』遂回家。父母聞其語甚怪，但畏懼而終不敢詰，亦不敢禁其所爲。』後至陳許節帥之事，尤更怪異。噫！吾聞劍俠世有之矣。然以女子柔弱之質，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，非以有神術所資，惡能是哉！」樵曰：「隱娘之所學，非常人之能教也。學之既精，而又善用其術，世有險詖邪惡者，輒決取其首，亦一家之正也。嗟乎！據重位厚祿，造惡不悛，以結人怨，

者，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。及尼之戒曰：『須先斷其所愛，然後決之。』是欲奸凶之人，絕嗣於世，尙恐流毒餘及於後，深可懼也！一漁曰：『長慶中有虞士馬拯，與山人馬紹相會於衡山，祝融峰之精舍，見一老僧，古貌龍眉，體甚魁梧，舉止言語，殊亦朴野。得拯來，甚喜，及情拯之僕，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，俄亦不知老僧之所向。因馬紹繼至，乃云：『在路逢見一虎，食一僕，食訖，即脫斑衣而衣禪衲，熟視乃一老僧也。』拯詰其服色，乃知己之僕也。拯大懼，及老僧歸，紹謂拯曰：『食僕之虎，乃此僧也。』拯視僧之口吻，尙有餘血殷然。二人相顧而駭，懼乃默爲之計，因給其僧云：『寺井有怪物，可同往觀之。』僧方窺井，二人併力推入井中，僧遂乃變虎形也。於是壓之以巨石，而虎斃於井。二人者急趨以圖歸計，值日已薄暮，遇一獵者，張機於道旁，而居棚之上，謂二人曰：『山下尙遠，羣虎方暴，何不且止於棚上？』二人悸慄，相與攀援而上，寄宿於棚。及昏曉，忽見數十人過，或僧或道，或丈夫，或婦女，有歌吟者，有戲舞者。俄至張機所，衆皆大怒曰：『早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師，今方追捕，又敢有人張我將軍，遂發機而去。』二人聞其語，遂詰獵者：『彼衆何人也？』獵者曰：『此佞鬼也，乃曠昔嘗爲虎食之。』旣已鬼矣，遂爲虎之役，使以扇前道。』二人遽請獵者再張機，方畢，有一虎哮吼而至，足方觸機，箭發貫心而踣。遂巡向之，諸佞鬼奔走却回，俯伏虎之前，號哭甚哀曰：『誰人又殺我將軍也？』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：『汝輩真所謂無知下鬼也。生旣爲虎之食，死又爲虎之役，使今幸而虎之斃，又從而哀號之，何其不自疚之如此邪！』忽有一鬼答之曰：『某等性命旣爲虎之所食，嚼固當捐心刻志以報冤，今又左右前後旣以助其殘暴，誠可愧恥，而甘受責矣！』然終不知所謂禪師將軍者，乃虎也。悲哉！人之愚惑，已至於此乎？近死而心不知其非，宜乎沈沒於下鬼也。』樵曰：『舉世有不爲佞鬼者幾希矣。苟於進取，以速利祿，吮疽舐痔，無所不爲者，非佞鬼歟？巧詐百端，甘爲人之鷹犬，以備指呼，馳好走僞，惟恐後於他人，始未得之，僥倖卑辭，態有餘於妾婦；及旣卑之，尙未離於咫尺，張皇誕傲，陰操毒螫，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勢，一旦失職，駑敗乃事，則惶惶竄逐，不知死所，終不悟其所使，往往尙

懷悲感之意，失內疚之責。嗚呼哀哉！非僂鬼歟？」漁曰：「李義山賦三怪物，述其情狀，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。其一物曰：『臣姓指狐氏，帝名臣曰巧彰，字臣曰九尾，而官臣爲倭魑焉。倭魑之狀，領佩丰（一作「璇」）手貫風輪，其能以爲爲鶴，以鼠爲虎，以蚩尤爲誠臣，以共工爲賢王，以夏姬爲廉，以祝鮀爲魯，誦節義於寒浞，贊韶曼於嫫母。」其一物曰：『臣姓潛弩氏，帝名臣曰攜人，字臣曰銜骨，而官臣爲讒譎。讒譎之狀，能使親爲疎，同爲殊，使父贈其子，妻羹其夫，又持一物狀若豐石，得人一惡，乃鑊乃刻，又持一物大如長簪，得人一善，掃掠蓋蔽，諂媚僞泣，以就其事。」其一物曰：『臣姓狼貪氏，帝名臣曰欲得，字臣曰善覆，而官臣爲貪魑。貪魑之狀，頃有千眼，亦有千口，鼠牙蠶喙，通臂衆手，常居於倉，亦居於囊，頰鈎骨其環聯瓊瑤，或時敗累囚於牢狴，拳拮履校，裝棘死灰，僥倖得釋，他日復爲。」嗚呼！義山狀物之怪，可謂中時病矣。」樵曰：「然夫怪物之爲害，充塞於道路矣，何所遇而非怪也？傳聲接響，更相出沒，摧撼人之陰私，窺伺人之間隙，羅織描畫，惟恐刺骨之不深，非怪物之爲害乎？殊不知此亦豕蟲之義也，何足以怪而自恃哉？」

蘇東坡漁樵閒話錄終

蘇東坡漁樵閒話錄 下篇